

卷一

西漢書疏卷之二

王嘉

上孝哀帝書

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弗

與字

於河鼓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

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

行邊兵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

嚴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對曰

嘉即王嘉也字公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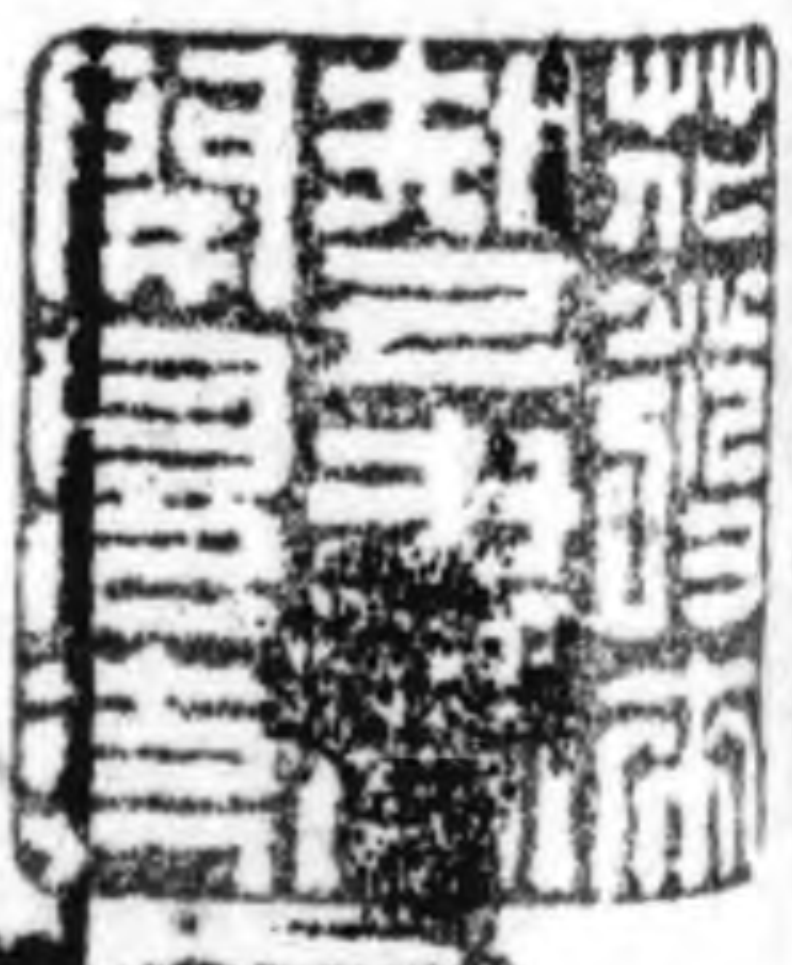
王陵人事出息夫躬傳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捕



續漢書疏

編校



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吳所以教戒

人君見謂顯也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

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者傳音附音星歷虛造

由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

也守相有辜即守諸車馳詣關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

談說者云動安之危之往也言搖動全安辯口快耳灼

聽者其實未可從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

調諛則主惠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

傷思慮昔秦繆公不從百里蹇叔之言以敗其師謂敗

悔過自責疾誑誤之臣思黃髮之言語在石於後世

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言姑亦當日案事者延

問惡言本所問者然望何故徯曲也自發舒以三者撥之

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

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西復蓋之則既已案驗舉憲宜

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

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使者還反以清

也以廣公族附趾之德為宗室刷汚亂之恥其得治親

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賈誼雜錄

上孝文帝治安策

是時匈奴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䟽闊諸侯王
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
䟽陳政事多所匡建其大畧曰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
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䟽舉進言者皆
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
則諛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尔而假言之是諛諛也皆非事實知治亂之休
者也夫抱火而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
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衝決國制
捨讓紀於甚有紀也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

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上不

谷永

上孝成皇帝䟽

荒王嘉薨子立嗣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實

妻寶兄子昭為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實曰我好

翁主

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也

欲得之實曰翁主姑也

法重立曰何能為

言罪不能至重也

遂與園子姦積數

歲末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
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戮行請誅太中大天

谷永上疏曰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

閨門之私聽聞中書之言中書材構在堂之中也春秋為親者諱

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爾近也戚戚內相親也言王之族親情無疎遠皆親也

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

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傳音致

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臆斷獄亡益於治道汚音漫

梁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

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

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人張歆

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

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為

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軌道遵法則也民

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御讀日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

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成理生為明帝

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

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文安之執

威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六親父母兄弟

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

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



原件短缺

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謂自得佐下風
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
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禹
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於
相疑大其勢也下教被其殃上教爽其憂其非所以安上
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屬親兄之子西鄉
音而擊今吳又見告矣時吳王又不推天子春秋鼎盛
鼎方行義未過行下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
侯謂無有大於其權力且十倍者然而天下少安何
也大國之王句曰臣請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

一者曰疏義也尚可言信題等以疏反故其下
臣請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
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共音靈王王燕厲王王
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辱臣
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
弟之心自以於天子為昆弟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
不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擅爵人赦死辜甚者
或戴黃屋漢法今非行也雖行不執如厲王者令之不
肯聽召之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
下環視而起言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

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馮敬忠直為韓之大陸下雖賢誰

與領此地領理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

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

襲是迹而動既有微矣其執盡又復然歟既之變未如

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

朝解十二牛坦屠牛者之名也孔子時人而芒刃不頓者頓讀所排

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解也至於體解之所非斤則斧骨也解股上也言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

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衆體解也釋斧斤之用

而欲嬰以芒刃嬰統也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

此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

最疆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

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用殺用黥布用淮

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

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

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今信

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

計可知已紀語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

欲臣子之勿道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

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

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
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於天子雖在細
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
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
受祖之分地分去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
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
使君之地須待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從其侯國及
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
所利焉徒其侯國列侯國已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
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對其子孫者分諸
侯王之國邑各自分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非然其地
皆入於漢故云須入償者歸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

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

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戮之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

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柴奇開章皆
與淮南謀反細民

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

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言天下安鋪赤子
遺腹在位猶不亂

也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
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雙表也師古曰應孟二說
皆是當時大治天下誦聖稱誦其
聖明壹動而五業附陛下

誰憚而又不為此天下之執方病大腫一脰之大幾如

履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平一
二指慵身處

履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平一
二指慵身處

亡聊謂動而痛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

能為已病非徒種也又苦蹇蹇今所謂蹇蹇是也蹇古

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

亡分地以安天下廣立藩屏則天下安故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

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種也又苦蹇蹇可痛哭者此病

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

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今匈奴媼媼侵掠至

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

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今號令也操主上之所操持也天子共責

是臣下之禮也恭音足又居上首顧居

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曹倒縣而已曹

又類辟且病辟音壁足病夫辟者一面病非者一方

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長爵高爵也

復賞猶將禦寇不得五尺以上不輕得息言皆當自為戰

備斥侯望烽燧不得卧邊方備胡寇作高王檣檣上作

多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告相燧又將吏被介冑而

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二不使醫謂可為流

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

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言長養此患進謀者率以為是

固不可解也亡其甚矣無治安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

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大縣之衆甚為執事者

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

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

人降匈奴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聽天子今不獵猛獸

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

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

不信音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僮隸為之繡衣

絲履使諸緣諸君今之織絨以成為腰褷內之閑中

用婢賣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入朝則者

善貴而庶人得以衣婢妾曰穀之表薄紕之裏

諸以繡諸從者衣也繡音妾諸美者黼黻是故天子之

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

后而節適得節而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

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屈謂也且帝之身

自衣皂綈徒美反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右以緣

其領庶人妻妾緣其履屨也此臣所謂外也夫百人作

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

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

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屈甘盜賊直須時

耳言待時然而獻計曰毋動言天下安為大耳

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無尊卑至冒上也

許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

恩謂商并心於進取行之一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

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贊出作贊昏也謂之贊昏

亦猶人身身之壯贊非應所有也借父耰鉏慮有德

色獲奪田器也言以耰及鉏借母取箕箒立而評語

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偃其勇併偃亡禮之甚也併出鼻

反婦姑不相說則反脅而相稽相與計其慈子嗜利不

同禽獸者亡幾耳唯有利小異於禽獸也然并心而赴

時音也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天

終不知反音仲一天下大敗知掩寡知欺愚勇威怯壯陵衰

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

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

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

言其所追音計利與不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

剽寢廟之簾音謂剽取之也室有東西廂曰

廟之器音取也音高音白畫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

廟之器音取也音高音白畫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

廟之器音取也音高音白畫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

白晝書日也言白矯為也出幾十萬石粟也言年依天
謂不陰晦則劫也也賦六
石耳非發於下也賦六
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
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一
公卿大臣特以簿書期會為
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
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日以為是適然耳
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刀所以削書札而不知大
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
以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

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慎則僣不備則壞也堯子
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
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
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
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疑惑豈如今定經制當
也今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
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
世常安而後有所持猶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
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必覆矣

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其相遠也。去聲何三代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西生也。也始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齋，日見之南郊，見于天也。見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緦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其惠，義師道之教訓也。保安傳輔也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

子、寡者也。也故過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西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貫亦習也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妃色則入于學也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謂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

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
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惠則聖智在
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
下不隲矣隲同也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
傳太傳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法匡則惠智長而治
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輯於下矣輯和
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過有
則徹膳之宰則有則進善之旌旌善言立誹謗之木誹謗者
書之敢諫之鼓則欲顯諫者警史誦詩工誦箴諫警無目
樂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幼而不媿媿每被切

大過可耻化與心成故中道者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

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春

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和以

鸞步中乘齊樂詩趣中肆夏亦樂詩名趣讀日趨

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

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

以長父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

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相固非貴禮義也所

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割

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

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文章管
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戒
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事其已可知也已往然而不能
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
也亟居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
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
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勸曉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
易成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
則左右而已官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音

習及其長而成俗累教譯而不能相通者有雖死而不
相為者能其相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
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
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書曰刑之律也言天
利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見將然持然謂夫
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
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
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
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顧猶然而曰
禮云禮云者責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

善遠舉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謂擇用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中此有安者非一日而變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禮義積而民和執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或威之以法令德謂教者德教治而民化威之以法令者法今極而民怨法今極而民怨

湯武廣大其德行六百七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裕德德被蠻貊四夷累于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不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

教化之不知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
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
地則堂高級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
易陵也乘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
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之官師官廷
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
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
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所去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
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燕削之宰不及大夫以其離主
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其齒請齒

也賜會之章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
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
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禮所以體貌大
臣而厲其節也禮而敬之禮今自侯王三公之貴皆天
子之所敬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天
乎謂諸侯長者曰伯姓則曰伯而而令與衆庶同黜削則
言僞棄市之法焉音然則堂不亡陛辱被戮辱者不泰
迫辱子迫天廉耻不行大臣無適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
亡耻之心辱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當聞之
秦二世於望夷宮本由投鼠而忌器之習也臣聞之

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首履直履也夫掌已在
 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寧俯伏以敬畏
 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
 夫束縛之係縶之縶謂以長繩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
 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
 習知專責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知其有一非
 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天子之所尊敬
 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
 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行胡移事智伯及
 趙滅智伯豫讓囊面吞炭囊面以炭必報殺子五起

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
 之智伯國士遇我我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
 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虜列士人主使然也
 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
 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耻頓音莫諾亡節莫胡結
 志右謂無廉耻不立且不自好去声猶言苟若而可若猶
 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逝往也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
 廷廷式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
 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此於人主群下
 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

也言其孰悉俱亡耻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

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

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方曰簠圓曰簋

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惟薄不脩坐罷

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罷廢也故貴大

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諱古尚遷就而

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譴責也何問聞譴

何則白冠鵲纓纓以毛作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耳

請室請罪之室水性平若已自止罪上不執縛係引而

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中罪非大罪也上不使

人頸盤而加也不於其頸而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

再拜跪而自裁謂自刑上不使掉抑而刑之也掉才兀

之也掉持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子者男子吾遇有禮矣

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意音喜許吏反好嬰以廉耻故人

矜節行嬰加也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

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

耳忘身唯為主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

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

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

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言聖人

厲此節

厲此節

行以國家安固不可毀狀若金城也同彼且為我死故吾
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
危故吾得與之皆安猶彼人也亦顧行而忘利守節而
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以權可寄六尺之孤念主忘身
如此可託孤未有不顧制御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
也六尺之孤未有不顧制御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
主上何喪馬如此則失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顧
也謂久行之言何失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顧
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陸級之事故曰可為長太息者
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
其言養臣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終
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八獄自甯成始
鼂錯人謂川

漢文皇帝兵事

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鼂錯上言
兵事曰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

利高右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同驅其後復入

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益書敗

兵之卒沒世不復折也自高右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

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

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輯與集同起破傷

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

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
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繇此觀之
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
合刃之急者三合刃謂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
器用利兵法曰文五之溝漸車之水漸子廉山積石
經川丘阜經川常流之水山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
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曼衍猶聯延平原廣
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也
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
平地淺山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崔

射也發矚矢以射也手工失則匈奴之革弮木薦

弗能支也革弮以皮作如鏹者被下馬地關劍戟相接

去就相薄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

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

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

術也雖然其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

仰之間耳言不知其術則雖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

振蹙跌不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

胡義渠蠻貊之屬來歸詎者其衆幾千飲食長技與司

奴同可賜之堅甲繁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

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
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
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術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
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
下財擇財與

上孝文帝

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貉音南攻揚粵揚州之
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
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

不知其孰勝則為人禽也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

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

獸羸毛密理謂其肌肉也其性能寒能讀曰揚粵之地少

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

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償什秦民見行如往

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

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有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

後入閭取其左閭里門也居閭之發之不順行者深怨

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

北謂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

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象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
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
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日猛陳勝行戍至
於大澤為天下先倡日曠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
劫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畧反其執易
以擾亂邊竟日曠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
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野古莠草甘
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
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晦古字南
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

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
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連縣統
至則胡又已去言淺也猶聚而不能為費甚太罷之則
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
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
塞一歲而更代更易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家室田
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各蘭石
雷石也渠答鉄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
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謂等處之也按謂
上地調為中周虎落虎落者以竹篾先為室屋具田器

迺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募有罪者及罪人過歲後作竟其日月者令皆

除其罰令不足又募以丁奴婢贖畢及輸奴婢欲以拜

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

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初徙之時縣官且給其衣郡縣

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鄉謂等級同其亡夫若妻者

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

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

所驅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為塞下漢人及高塞

半賞縣官為贖此承上句之謂其民如是則邑里相

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言非欲以此事立欲全

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戌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

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戌之

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

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徙其言募

上孝文帝

錯復言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戌之事益省輸將之

費益寡將送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稱副

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

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

西漢書卷之二十一

古之徒遠方以實廣虛也所以充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

嘗其水泉之味審其上地之宜觀其山木之饒然後營

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

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二內二置物器焉民至有所

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故鄉而勸之新邑也之往為

置醫巫以救疾病以備祭祀男女有昏謂婚也生死相

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畜長六畜也種樹室屋完安此

所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

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七四

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假工羅十連一邑邑有假族若擇

其邑之賢材有護有保護之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君

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

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各守其業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

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

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

旋踵矣旋踵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

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

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意疑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創

也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末而

不能困使得氣去去其氣而法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議

唯陛下財察

對孝文帝賢良策

詔有司舉賢良文學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太禹勤求

賢士施及方外施戈鼓也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

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意所不及者取

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

比去聲和也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楸美

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謂亂之並建豪英

以為官師師長也各為為諫諍以輔天子之關

而翼戴漢宗也賴天子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

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

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

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

及王郡吏郡守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

之大體通於人事之始終及能直言極諫者各

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

三道三道因射人事直言也二三大夫朕甚嘉

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諭告大夫其上三

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更之不平政之不宣

民之不察不察猶深也四者之關悉陳其志毋有
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
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
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重與自朕躬
自大夫其正論毋在執事烏辱戒之二三大
夫其帥志毋怠

錯對曰平陽侯臣窋曾子汝陰侯臣窋嬰子穎陰臣何
子子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昆平聲公所選賢
良太子家令臣錯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昧死再拜言
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

而為五帝先太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
為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高皇帝之建豪英也

講議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
傳謂史者高皇帝之建功業之德厚而得賢佐皆

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
為帝王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適以臣錯充賦

此賦為言備數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中茅臣亡
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

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
萬幾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禮也動靜上配天

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

載也根著地者無不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

不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

月光風雨時膏露降甘露五穀熟妖孽滅賊氣息民

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

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

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

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

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

也人情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

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人情

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而後為之取人以已內

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

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

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施延此明於人情終

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

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屬委五伯

之佐之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各察已之材用不奉法

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矜也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

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

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

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
機陷也機發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

其行賞也非虐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

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顧

其功也顧警也猶言顧實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

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從讀以禁天下不忠不

孝而害國者也故辜大者罰重辜小者罰輕如此民雖

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

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也更改

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汚之名也騫音僻騫損事君若此可

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

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與去聲

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

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

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臣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

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

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

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逮者何也地形

復入聲

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汚之名

騫音僻騫損也汚辱也

事君若此可

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

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

與去聲

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

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

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臣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

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

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

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逮者何也地形

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
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
富彊而隣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
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進言不在秦之前及其未塗
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說賊官室過度嗜欲亡極民力罷
盡賦歛不節矜奮自賢群臣恐諛諛懼而為驕溢縱恣
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憊憊
也言痛害於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
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
殺自恣上下無一各自為制秦始皇亂之時吏之所先慢

秦政

所傳者

秦重大臣也

親其心也

心勝先倡天下大清絕祀亡

不軍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事

物謂秦也絕秦之逆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

除苛解疑疑謂秦也直大愛人肉刑不用辜人亡

通關去塞文謂秦也不用謂秦也不誅

禮謂秦也有期謂秦也不誅

後唐謂秦也人民不相誅謂秦也明謂秦也愛士

大夫求進方正廢退邪那除去陰刑不害民者誅重
勞百姓列侯就都驛親新節用視民不奢視音所為
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百大功數十皆上
之所難及陛下行人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
曰永惟朕之不德愚正不足以當之言策曰悉陳其志
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
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士其共憂之五伯不及
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一
明之德不廢故各當七世而立力德焉傳曰
賢聖之名侍各當

及來者首侍各當

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
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資質也謂大臨制天下至
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
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
之選已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今之臣不能望見
譬之猶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
臣竊恐神明之遺也言天子德棄日損一日歲亡一歲
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竟意以傳萬世愚臣不
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中茅之愚臣言唯
陛下財擇

西漢書疏卷之二終

西漢書疏卷之二終

